



瓦萨·日列兹诺娃

高尔基著

9.55

4

瓦薩·日列茲諾娃

(三幕劇)

高尔基著

湯蔭之譯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М. ГОРЬКИЙ
ВАССА ЖЕЛЕЗНОВА

根据《М. Горь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 1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译出

瓦薩·日列茲諾娃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69·491 字數50,000 开本757×1092 1/32 印張2 1/4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 册

定价 (7) 0.21 元

人 物

瓦薩·波利索夫娜——四十二岁，也許更年輕些。

日列茲諾夫（謝尔盖依·彼特罗維奇·日列茲諾夫）——六十岁，当过船長，曾在黑海航行，后来在內河輪船上服务。

蒲罗霍尔·波利索維奇·赫腊波夫——五十七岁，瓦薩的哥哥。

娜塔里婭——十八岁 }
柳德米娜——十六岁 } 瓦薩的女兒。

腊塞尔——媳妇，年近三十。

安娜·奥諾宛柯娃——三十开外，瓦薩的書記和心腹人。

密尔尼柯夫——地方法院的推事。

叶夫耿尼——他的兒子。

克罗特基赫（古利·克罗特基赫）——輪船局的管事。

李莎 }
波丽婭 } 使女。

庇雅杰尔金——二十七到三十岁之間，当过兵，是內河輪船公司的水手，他头上長着濃厚而剛硬的头髮，象纏着一圈头巾，留着修剪得很整齐的小鬍子。

第一幕

住宅中的一个大房間。瓦薩在这里住了近十年光景，并且現在每天的大部分時間还是在这兒度过的。一張大写字台，它前面放着一只硬垫的輕便圈椅，一个保險櫃。壁上挂着一幅寬闊的、顏色鮮明的伏尔加河上游和中游——从雷宾斯克到喀山——的地圖。在这張地圖下面有一張盖着毛毯的沙發床，床上面放着一堆軟垫。房間当中，放着一張不很大的橢圓桌子，几把長靠背的椅子。双扇玻璃門通着露台，朝着花园，两个窗子也朝向花园。有只很大的皮安乐椅。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在两窗之間的地上，有一个木桶，里面栽着一株月桂树。一架小巧的擱板，上面放着一只銀提壺，还有几把鍍金的小杓子。沙發床旁边有一道門通往臥室，桌前的門通往别的房間。清晨。三月杪的阳光通过門窗，很愉快地照耀着这个房間。一般地說，这个房間是很寬敞、明亮、愉快的。

瓦薩和克罗特基赫进来。

瓦薩 搬运一千普特^①，只得三个半盧布，就是說，搬

① 普特(Пуд)——俄重量單位，等于16.38公斤。——譯者注。

运一普特还不到半戈比，这种价钱对于客货两运的輪船公司的脚夫，当然是少了一点兒；他們要把貨物搬到二十沙繩^①，甚至还要远些。他們一天一夜，平均掙一个盧布，可是，他們吃得多，而且不吃肉就活不下去。您得注意这一点，請人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找个人跟脚夫們談一談。这样的人找得到嗎？

克罗特基赫（高兴地）找得到！

瓦薩 那就好！非想法抵制那些大輪船公司不可；我們的范圍小，貨运又少，我們自己的水手，就可以把貨物从輪船上搬到碼頭上去，很少用到脚夫，这您是知道的。

克罗特基赫 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們付給水手的是一千普特两盧布，——太少了！

瓦薩 为什么要多給呢？那末您去进行吧，要“高加索商神公司”，和别的几家公司，把价钱提高到一千普特五盧布，那末，我們的小輪船就更願意运貨了，那我們也会給水手們加一点錢。就这样办！对不住，您这张价目單作废吧。

克罗特基赫（皺起眉头）瓦薩·波利索夫娜，您可知道……

瓦薩 您还是去跟陶器匠呀，小面粉厂老板呀，总之，跟那些手艺人談談吧，對他們讓点步，好叫他們把

① 沙繩(Сажень)——俄丈，等于2.13公尺。——譯者注。

貨物交給我們裝運，這還有點兒好處……

克羅特基赫（有點驕矜）我們去年的營業就很好，利潤并不小哇！

瓦薩 怎麼您總是好啊好的？得更好才行，不然的話，老是光談好，生活就太乏味了。嗯，再見吧！我這會兒忙着呢。

克羅特基赫默默地鞠一個躬，走出去。

（傾聽）安紐塔①！

安娜進來。

拿去，趕快抄一份！古利又在嘮叨嗎？

安娜 是呀，他不滿意。

瓦薩 他說什麼來着？

安娜 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保守派來着。

瓦薩 自然囉。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你可要注意！不過，他信仰社會主義，就象蒲羅霍爾信上帝一樣：光是照着習慣做禱告，可是心裏頭并不相信。你可別相信他那套花言巧語……他昨天談了什麼？

安娜 他談德國的社會主義者跟他們的君主合作。

瓦薩 當心，可別讓他把他那套社會主義塞到你肚子裏去。

安娜 不會的，我受過教育！他在追求娜塔里婭·謝爾蓋葉夫娜。

① 安紐塔(Анюта)——安娜的愛稱。——譯者注。

瓦薩 我知道。哼，娜特卡①才不是傻瓜。

安娜 他也追求柳多奇卡②……

瓦薩 你瞧，真是個……到處留情的人。

電話鈴响。

是的，我呀。請來吧，我等着。這是房客密爾尼柯夫。（揮手叫安娜出去，自己站在桌旁，一面思索着，一面整理文件，移動東西，皺起眉頭，凝視前面。）

密爾尼柯夫（從安娜的房間那邊走出來）早安，敬愛的太太。

瓦薩 謝謝。請把門关上吧。請坐。怎麼樣啦？

密爾尼柯夫 消息不好。預審結束了，這個案子已經移到檢察官那里去了。預審員很有把握地說，他會盡可能把這個案子壓下來。

瓦薩 要是能花三千盧布把這個案子壓下來，那就好了。

密爾尼柯夫 不可能。我看了那個拉皮條的女人的口供，她在那里象懺悔似地兜底兒全說了。

瓦薩 這麼說，還要开庭囉？

密爾尼柯夫 這是免不了的。

瓦薩 會判什麼罪呢？

密爾尼柯夫 可能是——苦役。

瓦薩 你們管這種行為叫什麼？……

密爾尼柯夫 什麼？

瓦薩 和女孩子們的……這種卑劣行為？

① 娜特卡(Натка)——娜塔里婭的愛稱。——譯者注。

② 柳多奇卡(Людочка)——柳德米娜的愛稱。——譯者注。

密尔尼柯夫 誘姦少女……

瓦薩 这个字眼多么……不堪入耳！以后会怎么办呢？

密尔尼柯夫 檢察官要写起訴書，出傳票傳被告到庭，
还要把他押起来。

瓦薩 三个人都押起来嗎？連那个拉皮条的也在內嗎？

密尔尼柯夫 当然啦。

瓦薩 可是，檢察官还能……把这个案子压下去嗎？

密尔尼柯夫 檢察官——是能够的。可是我們那个檢察
官想升官晋級，未必会下这个决心。虽然有一种謠
傳，說从犯方面……正在奔走活动。

瓦薩 嘿！那末，讓我們也来活动活动吧。請您去試着办
吧。您去跟檢察官打个商量，請他不要声張出去。

我要抹掉这樁事情，完全抹掉，因为我有两个女兒。

密尔尼柯夫 瓦薩·波利索夫娜，我对您是不胜敬佩之
至，而且，对于您的慷慨，是十二万分的感激……

瓦薩 您說得簡單点吧！等到这事情平安、順利地了結
以后，我們再来談酬謝。您就去进行吧。

密尔尼柯夫 我簡直无能为力……我办不了。

瓦薩 您得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不惜錢的！假如
事情成功啦——我就把您的期票退还給你。我还可
以再給您加上一千五，湊成五个数。滿意了吧？

密尔尼柯夫 是的，不过……我还是……

瓦薩 您就大胆些吧！

密尔尼柯夫 最好是，假如您自个兒……

瓦薩 哼，要我向那个檢察官低头，那就太过份了。花錢——我同意，要叫我低头——可不成！再說，我是个粗魯的人，心直口快。这是我做不来的。今天就劳您的駕！回头請通个电话，把数目告訴我。祝您成功。怎么样？

密尔尼柯夫 好，我要告辞了……我这就到法院里去。

瓦薩 对，对，快去吧！（坐下来，閉上眼睛。拉出桌子的抽屜，寻找什么东西。找到一个小匣子，注視里面的东西，用笔杆攪一攪。門外有声响。她急忙把匣子藏进口袋。柳德米娜进来。）

柳德米娜 你好，媽媽瓦薩！我亲爱的，我作了一个奇怪的梦呀，这个梦美極啦……

瓦薩（吻她）对于你來說，柳多克^①，就是现实世界也够美了。

柳德米娜 不是的，你听呀……

瓦薩 吃午飯的时候再講吧。

柳德米娜 那时候講，娜特卡会笑我的，或者还会有誰来打岔，或者我会忘記了。梦是挺容易忘記的。你就在这兒听我講吧。

瓦薩 不，柳多克，去吧！快去把李莎叫到我这兒来。

柳德米娜 唉，我的天！今兒个你多別扭！

瓦薩（独自一人咕噥着）多別扭……唉，傻丫头……

~~~~~  
<sup>①</sup> 柳多克(Людок)——柳德米娜的爱称。——譯者注。

李莎走来。

我哥哥在發牢騷，說你不听他吩咐，沒有把他那些鎖上油。

李莎 瓦薩·波利索夫娜，我來不及啊。只有我一個人伺候大家，還得照料整個屋子……我忙不過來！給我一個幫手吧，一個不管什麼樣的小姑娘……

瓦薩 這你可別指望了！我不喜歡家里有閑人。小姐們可以幫你的忙。你的報酬并不少，就得拚命干。少睡會兒覺。我哥哥在家嗎？

李莎 不在家。

瓦薩 去請謝爾蓋依·彼特羅維奇到我這兒來。（她站在房間當中，沉思片刻，彈指作響，摸索口袋。）

日列茲諾夫①上，他穿着睡衣，鬍髮蓬亂，眼上和下巴很久不會修刮，長着濃厚的斑白鬍鬚。

瓦薩 你是剛起床呢，還是打算去睡呢？

日列茲諾夫 你叫我干麼？

瓦薩 （把通到安娜·奧諾克柯娃房間的門緊緊关上）別嚷。你甯吓唬我。

日列茲諾夫要回到門那邊去。

瓦薩 （繞到他前面，把那扇門推開了）檢察官已決定了要對你起訴。

日列茲諾夫 （抓住椅子背）我不信！你胡說！

① 日列茲諾夫（Железнов）——謝爾蓋依·彼特羅維奇的姓。  
——譯者注。

**瓦薩** (沉着地)他已决定了。

**日列茲諾夫** 打牌的時候，我故意輸給這個流氓九千盧布。我暗示過他……還要給他一萬一……

**瓦薩** 就在這幾天，你會接到起訴書，然後他們就拘捕你，把你關進監獄。

**日列茲諾夫** 是你吝嗇，吝嗇！你給預審員的太少了。給密爾尼柯夫的，也顯然太少了！給了多少？你說。

**瓦薩** 誘姦少女，照例應該判處徒刑。

**日列茲諾夫** (坐下了，搖著頭，低沉地說)你開心嗎？

**瓦薩** 你的兩個女兒已經都大了。如果你判了徒刑，她們怎麼辦？哪個體面人會要她們啊？你還有孫子，快滿五歲了。謝爾蓋依，你就是殺了人，也比干這樣的丑事好！

**日列茲諾夫** 就該殺死你，真應該這樣！殺死你，把你那個殘忍的狼心狗肺給揪出來，扔給狗吃。是你累了我，害了我。你……

**瓦薩** 別胡說八道了，謝爾蓋依，這幫不了你的忙。你騙誰呀？騙你自己。別胡說八道了，叫人听了討厭。(走到丈夫面前，用手撥著他的頭，注視他的臉)我求你，別把這樁事情鬧到法庭上去，別叫家里丟臉。我和你在一起過了一輩子，和你這個酒鬼，這個淫棍在一起又痛苦又丟人地過了一輩子，我很少向你要求過什麼。就是現在我要求你，這也不是為我自己，是為了孩子們。

日列茲諾夫（恐怖地）你想怎么样，你要什么？什么？

瓦薩 你知道的。

日列茲諾夫 这可不行！不行……

瓦薩 你想叫我給你下跪嗎？我！給你下跪！

日列茲諾夫 走开！放我走！（想站起來。）

瓦薩（雙手按住他的肩頭，使他坐在圈手椅中）把這包藥面兒吃掉。

日列茲諾夫 滾開……

瓦薩 你想想看，你就要坐牢了，以後全城的人都要到法庭去盯着你瞧，再下去，你就是一个囚犯，一个判了徒刑的犯人，在耻辱里、在苦恼里慢慢地死掉——又可怕又可耻地死掉！可是在这里，一下子就行了，沒有痛苦，沒有耻辱。心脏一停止活动，就象睡着了一样。

日列茲諾夫 滾開……走！听憑他們审判吧。反正一个样。

瓦薩 可是孩子們怎么办呢？丟臉怎么办？

日列茲諾夫 我會請求進修道院。讓他們給我剃度，做苦行修士。那怕叫我住在地底下，我也要活下去，也要活下去！

瓦薩 別說蠢話。把這包藥面兒吃掉！

日列茲諾夫（站起來）不……不吃。無論你給我什么，我都不吃……

瓦薩 乖乖地吃掉吧。

日列茲諾夫 不吃又怎样？你要毒死我嗎？

瓦薩 謝尔盖依，你得为兒女們着想；她們可要活下去呀。別讓孩子們为了父亲的卑鄙下流去受罪。

日列茲諾夫 那末可以为了母亲去受罪嘍？

瓦薩 你說這話沒意思。你要曉得，謝尔盖依，我在法庭上不会不說話的。我要說你把那些蕩婦帶到我家里来，你怎样和她們胡鬧，把娜塔里婭和柳多卡指給那些蕩婦看。我还要說你怎样教她們倆喝酒……

日列茲諾夫 胡說！教她們喝酒的是蒲罗霍尔，是你自己的哥哥，是蒲罗霍尔。

瓦薩 你还吓唬过柳德米娜，使她变得象个傻瓜，不会念書，一点能耐也沒有。

日列茲諾夫 可是，娜塔里婭倒完全象你，完全象你！

瓦薩 你可得放明白，我要把什么都告訴法官和大家！

日列茲諾夫 （站起来，吼叫）滾开！瞧着你都可怕！鬆手！  
（把她推开，朝門口走去。）

瓦薩 （跟在他背后）把这包藥面兒吃掉，謝尔盖依……

日列茲諾夫 不！

两人走出去。李莎出現在門口，她手捧一个托盘，里面放着几把式样不同的鎖。蒲罗霍尔·赫腊波夫跟在她后面，手拿一把鎖倉庫的大鎖。

蒲罗霍尔 （面色憂郁）他們为什么吵嘴呀？

李莎 不知道。我只听见太太劝他吃藥面兒。

蒲罗霍尔 什么藥面兒？

李莎 也許是一種藥吧。

蒲羅霍爾 一種什麼藥？

李莎 我怎麼知道是一種什麼藥呢？

蒲羅霍爾 嗨，你這傻瓜！謝爾蓋依什麼藥也用不着。

他結實得象匹駱駝。我和他打了一夜的牌，還喝白蘭地，一直到早上四點鐘。

李莎 也許是蘇打粉吧。

蒲羅霍爾 你更是傻瓜了！能喝白蘭地就用不着吃蘇打。你站着干麼？把鎖放在桌子上。你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不知道。我干嘛要送給你禮物呀？

李莎 您已經送給我禮物了！您的禮物大家很快就會看見了。

蒲羅霍爾 我比庇雅杰爾金好得多。把這張皮墊安樂椅挪一挪，皮子晒了太陽就會壞，它的價錢是六十五個盧布。

李莎 太陽的價錢嗎？

蒲羅霍爾 安樂椅的價錢，這是我送給我妹子的禮物。

太陽是一錢不值的。等着瞧吧！你這算什麼？开玩笑嗎？你可別得意忘形！太陽的價錢！我妹子把你慣壞了，象老小姐慣壞了貓兒那樣。滾開吧！

（細聽桌上的文件，打噴嚏。用“第六音部”①哼唱）

### 秋雨秋風的傍晚

① “第六音部”——俄教堂頌歌中一種低沉的調子。——譯者注。

有个姑娘在荒地徘徊

那不幸的恩爱珠胎

在腹中暗結……

娜塔里婭 (进来) 今天天气多么好哇……

蒲罗霍尔 还没有准兒，一天才开头。你怎么象只狼獾似地这么乱蹦乱跳的？头也不梳……头髮乱蓬蓬的！

娜塔里婭 您可知道——法院决定要审判父亲了。

蒲罗霍尔 (大吃一惊) 誰說的？

娜塔里婭 叶夫耿尼·密尔尼柯夫說的。

蒲罗霍尔 (坐下) 唉，見鬼……船長你逃不脫了。好，姓日列茲諾夫的，还有姓赫腊波夫的，你們这两个赫赫有名的旧世家啊，全完了！船長带着我們倒霉了。唉，丢人！这种耻辱，我們到死也洗刷不清啦。

娜塔里婭 或許，会宣告无罪吧？

蒲罗霍尔 問題不在这里！問題是在上法庭，要丢丑。再說，他們也許要判他的罪。現下就是这种風气：誰有錢，誰就有罪。倒霉的人就是有錢的人！你要知道，与其說是要审判日列茲諾夫船長，不如說是审判我們姓赫腊波夫的。

娜塔里婭 就一点办法也沒有了嗎？

蒲罗霍尔 只有跑到美国去，所有的流氓騙子都往那兒跑的。

娜塔里婭 那末，收买法官怎么样？

蒲罗霍尔 干过了。为了要打銷这件丑事，你媽撒下去



的錢何止一千。給警察局的給了，給預審員的也給了。就是說，行不通。現在我當不成市長了，你和柳德米娜，尽管帶着你們的嫁妝，也找不到門當戶對的丈夫了。你們的爸爸，這個狗仔子，這個壞蛋，把你們給斷送了！唉，這個傻女人……

娜塔里婭 我母親嗎？

蒲羅霍爾 可不是。

娜塔里婭 她不是傻女人。

蒲羅霍爾 那末，她為什麼要嫁給這個臭船長呢？差不多比她大二十歲。

娜塔里婭 是您勸他嫁的。父親是您的好朋友。

蒲羅霍爾 我，我嗎？我這個人呀……與眾不同；我是個心眼兒好的人。有演員的天才。我年輕的時候，夢想着要到歌劇院去演小丑。可是他……當時在航海！這有什麼了不起！飄浮在海里的大糞多得很！

娜塔里婭 母親從前愛他嗎？

蒲羅霍爾 你真是活見鬼！如果一個姑娘肯降格相從，這不是愛情，這是糊塗！要是貴族娶個茨岡女人，或是娶個女戲子——這可不是咱們這種身分的人應該學的榜樣，這不合我們的規矩！

瓦薩·(上) ① 誰不合你的規矩？

① 這個舞台指示在原文中本來沒有，後面還有幾處上、下場，也有同樣情形，現根據另一種原文版本（1937年國立文藝書籍出版社本）作了補充。——譯者注。